

题元结构变异理论*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文章从题元理论的基本原则出发, 以俄语中的反使役或非使成动词和各种转喻动词为对象物, 对其内部语义表现和语义变化所蕴含的题元结构实质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试图在动词(句子)语义跟题元理论之间找出一个新的结合点, 并逐步建立起具有普遍语言性质的语义机制内部的题元结构变异理论。

关键词: 语义机制; 题元结构; 变异理论; 反使役动词; 转喻型动词(动词转喻)

中图分类号: H354.3

文献标识码: A

0. 导言

无论把题元看作动词句式的属性还是反过来把动词句式的描写视为题元的一种理想认知模型的刻画, 都离不开题元结构。所谓题元结构(актант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 actant structure)是客观事件或情景框架在谓词或述体组配性能方面的一种反映。例如, 根据自己的深层语义, 一个动词性谓词成素可以指派特定类型和数量的角色题元, 这些为谓词所必须的题元跟它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就是题元结构¹。显然, 在这一结构中题元的数目与性质是核心, 它直接说明动词的语义关系成分和概念关系特征, 而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 动词的各种词汇性质派生以及一词多义(包括语义变体)等是思维在语言认知活动层面上的一种折射, 当一个动词句子语义上发生变化²、其他不同的意义关系逐渐固化为词汇(包括派生词项)本身的意义时, 本质上就是通过题元的数目和次语类性质(субкатегориальные сущности)的改变, 即题元结构变异来形成的, 用西方著名语言学家 S. Pinker 的话来讲, 就是“转变论元结构³所带来的新义”。(转引自王初明 1994: 17)语言是句子的无限集合, 用有限的句子来生成无限多的句子是自然语言公理, 而这其中蕴含的词义、句义的变化和衍生则是语言运用中的一条定律, 是相当普遍的语义现象, 因而很有必要将其有直接制约作用的题元结构变异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作专门、细致的研究, 这就是我们试图要系统阐发的题元结构变异理论。张家骅(2000: 60—61)指出, “……由语义题元结构的变化而派生新义, 这是存在于语言词汇体系中的普遍现象。”通过题元结构的变异来处理词库派生词义还可以为词库设定一种机制, 使词汇派生过程具体化, 也能为追溯不同动词词汇特征在句法方面的表现或语义的句法制约提供理论线索⁴。难怪 J. Bresnan, J. Kanerva 等的“词汇映射理论”(the lexical mapping theory / LMT)符号系统把题元结构与功能结构、成分结构并称为语言三大信息结构。(参见傅承德 1993: 18)这一理论有深刻的实践基础, 概括性强, 涉及面广。本文只就其中较独特, 并且具有典型性、目前谈得还不够充分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通过反使役或非使成动词(дискауза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 / discussative verbs)语义机制中的题元结构变异和转喻型动词语义引申机制中的题元结构变

*本文最开始的想法得益于约两年前跟华劭教授一席谈话的一些启发。谨致谢忱。

异两大方面展开具体的论证，并立足实证描写去探寻多义和语义衍变的理据、内在规律和方法论实质。希望本文将要开展的工作可以在共时上深化对动词不同类型意义之间区别的性质的认识，能够提高对动词句子合格性的解释力⁵，有助于对题元理论和词汇、句子语义理论的深层次研究，对语义多层次结构研究的方法论的探讨会有所启迪。

1. 反使役动词语义机制中包含的题元结构变异

反使役动词表面上大体相当于非及物动词，但实质上它跟一般的不及物动词不尽相同⁶(详见下文)，同时它跟使役动词具有复杂的语义关联，而且有自己复杂的语义和句法表现形式。它在题元方面的一些独特的东西在俄语语义研究中被谈及得较少，其身上表现出来的词汇(句子)语义的关联和衍生性质跟题元性能一脉相承，而且这类动词可能有的一些形态—句法上的衍生所形成的差别也直接导致指派不同的题元语义角色，进而导致动词句子真值条件的不同。另外，了解清楚各类反使役动词在语义转化和题元特征方面的变化对于了解动词词库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更为实在、更为准确地解释词库中动词构词和语义转换方面带来的明显的或潜在的结构变化，而且可以加深对动词句式的认识，为剖析句式的实质提供一种语言事实基础。因而对这一对象物的相关研究可能揭示的问题不单涉及语义学，还会涉及词库理论、构词学和句法学内容。如果题元结构的变异方式果真是这类动词一个独立的语言知识表达层次，势必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途径以进一步探讨题元在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

要从理论上看清反使役动词包含的题元结构变异就须要弄清它跟使役动词在词汇上(词库中)的派生过程或派生关系，换言之，可以在两种动词的词汇派生机制中观察反使役动词语义和题元结构变异情形。

反使役动词跟使役动词在语义上的内在联系可描述为在词库中的一种派生关系。本质上讲，它们实际都是诱发性质的，但反使役动词的诱因是内在的，使役动词的诱因还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理解为仅有外在诱因的动词，如 *проложить, свалить, кормить, утомлять, уничтожать, удалять* 等只具有狭义上的使役意义，因为这一意义有赖于施事义，而像 *растворять, растаять, повернуть, свернуть* 等无论它们所需要的使因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都具有广义上的使役意义，它跟施事义没有必定关系，正是在这类意义中我们才看到了纯粹的非尾缀型反使役动词(详见后面的“非宾格动词”)。由此我们判定像 *убивать, сажать, удалять* 类动词之所以没有纯粹的反使役词义衍生⁷，就是因为它缺少了“能够独立构成广义使役意义”这一基本的条件。而广义与狭义使役意义的标志是：前者不必含“目的”或“意图”语义成素，但后者必须含该成素，或者讲前者的使因并不一定是施事者(агeнс)，后者的施事者则一定要是使因。相应可以认定使役动词是原生、始发的，而反使役动词是派生的，因为语义上受限制少的应该是基本的，而受限制多的应是衍生的⁸。继而较之原生使役动词，衍生的反使役动词语义结构是抑制了“致使者”，而突出“受使者”，弱化“致使”行为事件，凸显其结果状态：使役动词表达复杂事件的外部使因(活动)及结果(改变了的状态)两层含义，而反使役动词表达事件的另一侧面，即内因及结果，它所表示的可以是一种自然的、无须依赖于外部使因的、完全由内因主导的变化或结果(如自发事件、状态等)。两种动词的一些语义特征因而一定程度上分别相关于 Z.Vendler(1967)所讲的“完结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s)和“成就动词”(achievement verbs)。而且重要的是，正因为这里的反使役动词能够剥离于外来的施事或外部使因，它才获得了用受事客体或“行事”⁹等占据施事主体位置(格位)的能力。这也就产生了由使役动词向反使役动词派生时的题元结构变异：原来的施事主体语义角色变成受事客体或行事、当事、工具等非外使因型题元角色，而原来的主体施事题元消失或者以别的、非主体的方式间接表现出来(参见后文 1.3)。这同时也解释了上面提到的反使役与一般的不及物动词的不同：后者(如 *падать, исчезать, лежать, дрожать, болеть* 等)

仅表状态，而状态与诱因没有内在联系，所以不可能派生于使役动词，也不能接受使役化，相应不会形成类似的题元结构变化。在由使役动词向反使役动词派生的过程中，及物动词的双题元中，含施事的域外论元受到抑制而不能投射到句子结构中（也可能域外论元的角色只是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域内论元受到相应限制¹⁰〈参见后文 1.2 部分〉），动词因此失去一个题元，派生出一个新的单题元动词——其中包括相当于西方语言学中讲的“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s）或“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这一题元结构关系变异的过程，即是动词次范畴属性改变的过程，因而我们可以把反使役化看作在动词词库内进行的一个过程，或一项构词规则。这样的题元变异涉及三大类型动词¹¹：一是形成“非宾格”型反使役动词¹²，二是形成“自足（意义）用法”（абсолют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的语义类动词，三是形成带尾缀“-ся”的各种反身动词。我们将会发现，这三类反使役动词基本表达的是“非自主/非意志行为”动作或状态，但其中不少都衍生自“目的行为”动词或者“意志活动”动词。这跟“反使役化”词汇操作宗旨本身相吻合。三大类动词各有自己的语义次类，有自己不同的性质以及相应的题元表现，下面分头展开论述。

1.1 “非宾格”型反使役动词表示某种状态或某种变化以后的状态、事件的某种结果，所谓“非宾格”的直接取义是：动词语义上的受事客体在句法层次上采用的是“非宾格”（俄语中的“非补语格”）。

不妨先通过动词 *бить* 的相关用法对“非宾格动词”类作一实例说明¹³：*Ружьё (хорошо)бьёт, Эта винтовка бьёт на 2000 метров, Бьёт третий звонок, Била бар абанная дробь, Источники бьют из-под камня, В саду били фонтаны.* 在这些反使役动词的各意义用法中，原有的受事或工具题元角色在句法上占据了施事主体题元的位置，而施事题元本身消失，动词的语义自然改变。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原使役动词句子中的施事主体题元变异为非施事的受事、当事、行事、工具等，只要是一种可以构成内使因的作用力即可。关于这类动词中主体题元扮演的受事等非施事语义角色，西方学者 W.L.Chafe, J.Lyons, F.R.Palmer, 俄罗斯学者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 等都谈及过，这里不再作专门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动词句子也可能会带上潜含施事意义的行为方式语或品评语（*Колесо легко крутит, Топор хорошо рубит*），可认为这是在词库中得到饱和的隐性题元角色。下面分析一些具体的类型：

1)事物的自然状况

这类动词是较典型的“非宾格动词”。它可以指派主体受事、行事、自事等语义角色，但却不能拥有语法上的补语（句法客体题元）。这一类“非宾格”反使役动词所表现的是纯粹的内使因状态。例如：*Лён мокнет, Снег / Сахар / Воск растает, Пиво / Водка муслирует, Глаза моргают, Вода льет.*

显然，这里主体施事变异为现在的客体受事、自事、当事，而且主体施事从句法位置上消失，述词由原来的双题元动词变成单题元动词。

2)表人和事物自身状态变化。如：*Она омрачнела, Друг озолотел, Старик омертвел, Сосед одурел, Воздух свежел, Она молодеда (от радости), Дети осиротели, Мужики холодеют.*

同样，这些句子中原生动词在经历非使役化后，主语位置上的施事题元角色换置为受事、当事、自事角色，原施事语格不再出现在句子中。

下面我们再以表示“失去……”（经受从有到无的状态）的语义类动词为例加以说明。如：*Крестьяне обезземелели, Старуха обеззубела, Посёлок обезлюдил, Парень обезволил, Оазис обезводел, Солдат обезлошадел, Озеро обезрыбело.* 其他还有 *обездометь, обезглавять, обезголосеть, обезживотеть, обезлистветь, обезуметь, обездушеть,*

обезручить, обезножить, обезденежить 等动词。

3)事物色彩的变化。如: Гора темнела, Голубело море, Здание белеет, Листья желтеют, Платье краснело, Сосна зеленеет.

需要指出一点, 以上 2)、3)类动词虽在语义上来源于使役动词, 但在形态—句法方面的构词派生操作也很明显: 动词_{使役} → 动词_{使役}-еть。

4)表事物或(较少)动物的特征、性能, 原使役动词的主体施事位被现在的工具、行事、当事、自事、受事等题元占据。如: Шарик пишет, Горе старит (试比较 Борода его старит), Нож режет, Сапог трёт, Шуба / Печка греет, Бритва (не) бреет, Колесо крутит, Солнце печёт, Корова доит.

5)事物、动物的自动位移, 原使役动词的主体施事题元变异为现在反使役动词的受事、行事、自事等题元角色。如: Экипаж катил по асфальтовой мостовой, Машина мчит, Тачка воротила с дороги, Лошадь подняла(自己被驱赶着跑起来), Козлы валят по тропе(成群地走), Самолёт прирулил вправо (滑行往……), Лошадь гонит всю дорогу (一路疾奔)。

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动词加上前缀以后, 仍然可以通过题元结构变异派生出相关意义用法。

1.2 “自足(意义)用法”类反使役动词较为独特, 是不太严格意义上的“反使役化”。跟其前后的 1.1 和 1.3 类反使役动词相比, 它的词汇派生性质相对要弱, 它的“反使役性”主要不是基于它跟原(及物)使役动词的对立, 而是基于它包含的“内在使因”性质, 亦即在于所表行为局限于自身的“非使成性”、没有人为精神因素积极影响的“自发活动性”。另外, 我们把这类与其他两类“反使役意义”突出的动词放在一起研究, 还基于整体性的考虑, 即为了完整地反映“反使役化”的全貌, 因而跟我们的研究取向和任务有关。这一点也是我们要特别声明的。

动词“自足用法”的基本点是, 行为主体本身不会被抑制, 但其语义角色却会变异, 而这种变异跟原来使役动词中的客体受事等题元角色的缺省(受抑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自足用法”表面看起来是使原先的动词由及物动词变成不及物动词, 传统的解释认为这只是动词省略了补语, 动词词义基本没有大的变化¹⁴, Ю. Д. Апресян (1974)也曾认为这只是词汇意义的稍许改变, 因而只是动词的一个句法特征。用我们的观点分析, 这并不是简单省略的问题, 实际上它们各自的语义内涵和描写的情景性质都大不相同, 属题元结构变异引起的语义实质变化: 双题元变成单题元, 主体由原来的“施事”变为承受消极—自发行行为的“指事”、“自事”、“当事”、“行事”等——这跟 1.1 和 1.3 类反使役意义突出的动词相同, 而动词语义相应可以由原来有时、空定位的具体(实体)动作行为转而表示没有时、空因素定位的抽象行为或类的行为(参见 Е. В. Падучева 1996, Л. В. Щерба 1974)。此外, 自足用法类反使役动词还可能获得一些补充的其他意义, 例如, 自足用法动词 видеть 会附带“潜能意义”(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сле этой операции вы снова будете видеть. 较特殊的自足用法动词 ждать(尤其在第一人称现在时形式时)可能增加“长时间等待”、“不耐烦、没法忍耐”及“不满”等新的意义。例如: Я жду(当交谈对方老不作答时); Есть грозный судья, он ждёт(不耐烦)(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Подождём(表不满), пока огонь не под дождём; То ли дождь идёт, то ли дева ждёт(不满意)(И. Бродский)。这都突出了其独立的词汇性能。

“自足用法”产生的动词转义类型比较复杂, 但总体上均由原来的有意识行为转而表示无意识的动作行为或原来表有专门目的行为转而表示没有专门目的的行为。具体次分类如下:

1)职业行为或人的某种习性(习惯),这类自足用法动词表达的实际上是异质行为的集合体,而非单一的同质行为,这也是它表“抽象”、“类”的行为一个根据。此外,这种性质还可以在其动作主体上得到说明:不是单一、确定、具体的某个人,脱离具体的“我”,也就是说对于时间轴上的任何一点“我”,都是真实的,但“我”并不对应于直接在时间轴上延续的那一个“我”,因而派生的这类反使役动词仅有的主体题元不再包含特定的“目的”或“意向”成素,其角色变异为“自事”、“当事”、“指事”等。例如:Брат учителствует / преподает, Дядя массирует, Отец лечит / врачует, Петров водит (машину), Она пьёт (вино), Старик курит, Маша завидует / ревнует.

2)人、事物的能力或性能。如:Внук (уже) ходит, Мальчик (уже) читает, Друг говорит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Бабушка не слышит левым ухом, Больной видит одним глазом.

3)人、事物动作行为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效果),即有一种对行为的品评意味。这类句子中的动词用法需有评价意义副词的参与,并且多少带有一些言语意义成分。如:Отец хорошо зарабатывает, Этот жаровой утюг плохо гладит,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часто выигрывает, Брат прекрасно строит, Актриса хорошо играет, Дорога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сильно утомила / -ло(旅行让人疲乏), Она хорошо рисует, Едкие слова мучат(尖刻的话总是伤人心的)。

1.3 带词缀“-ся”的反身态反使役动词跟原来的及物动词相比,词义发生的变化同样是题元结构变异的结果。这类词义转化包括在两个次类动词当中:一类是被动态反身意义动词,另一类是主动态意义动词。二者转义过程中题元结构的变异各有自己的特点。

1.3.1 俄语中的带-ся 被动态动词本质上讲仍然是要颠倒名词短语间的关系,因而可以说是“非宾格动词”的一种独特方式。须说明的是,它跟前面 1.1 和 1.2 两类反使役动词的派生过程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在于:均抑制(指跟 1.1 类比)或者改变(指跟 1.2 类比)原生动词的域外论元。鉴于可比性,这里着重把它跟 1.1 类反使役动词加以比较:它们的域内论元都因在原来的补语位上得不到语义角色(语义格)位,而被提升到句子的主语位——域外论元的句法位置。不同之处在于抑制域外论元的过程或界面不一样,下面是相关分析。

动词的被动态派生是在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形成的,该论元结构是动词在向句子层面进行投射之前的一个层次。被动化过程就是把符合条件的及物动词(本已有)的域外论元抑制住,使其无法投射到句子的论元位置上。由于句子需要主语,也由于被动派生过程中动词丧失了给补语指派题元角色或语义格的能力,所以域内论元名词项就须向上提升至主语位置以取得语义格位,填补句子的主语位,即实现域内论元的“域外化”(externalize)(E.Williams 1981)。与此同时,被抑制的域外论元虽不能进入句子的论元位置,但仍有可能以副题元方式(带有施事意愿或行为方式的修饰语、原因语、目的语等)共现于动词句子之中(例如:Сплетня *быстр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среди них*, Лицо девочки размянилось *от бега / мороза*, Уголь запасается *на зиму / на месяц*(储备用来过冬的煤 / 储备够用一个月的煤), Работа выполнялась *второгах / на скорую руку*, Проблемы *всё чаще* ставятся *на повестку дня*),而这是被动态反使役动词跟 1.1 类反使役动词的一个主要区别:其实在词汇和句法之间除了论元结构或词汇句法表达式之外还有一个界面,其作用是建立起词汇的语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该界面可称作“词汇语义表达式”。这样,从词库到句法经历了以下过程:词汇语义表达式→词汇句法表达式(论元结构)→句法表达式。1.1 类反使役动词与被动态反使役动词处在由词库到句法的不同过程或阶段上:前一类动词的派生过程是在词汇语义表达式这一层面上进行,而后一类动词的派生却经历了词汇句法表达式层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词汇语义表达式和词汇句法表达式这两个层面的不同功能及其对进入句法表达式的动词的不同影响。当动词处于词汇语义表达式层面时,仅带有题元角色,只有当动词从词汇语义表达式层面进入到词汇句法表达式后,其题元角色才成为论元。在词汇

语义表达式层上就已受到约束的题元角色是无法在论元结构中表现出来的，更谈不上上升到句法表达式层次，所以在前一类反使役动词句子中看不到域外论元的影响。相反，被动型反使役动词是在词汇句法表达式这个层面上形成的，在那里受到抑制的是原生使役动词的域外论元(处于第一层)，而非域外论元角色(处于第二层)。换言之，在词汇语义表达式这一层次上(即第一层次上)，(派生出被动态动词的)使役动词仍有其域外论元角色和域内论元角色，它是以及物动词的身份进入词汇句法表达式(即第二层)的，因而其域外论元受到抑制后(其角色)仍可能在句子的其他成分中有所反应。而进一步讲，是否可以用含施事色彩的副题元来扩展句子，这实际上反映了“非宾格”与“被动态”反使役动词之间客观存在的一些语义不同：前者不允许这样的扩展正表明它代表的是纯粹的“无外使因作用的自发事件”，而后者可能允许这一扩展则表明它多少会含一些“自主性”。不过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作为反使役化的一种研究，突出或看重的是抑制这一扩展语所表现的“行为自发性”。这既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考虑，同时也是这类动词言语使用的实际。

带-ся 被动态反使役动词跟原有的使役型动词相比，题元结构发生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原来的主体施事这一域外论元很可能不再出现，而原来的客体受事题元这一域内论元变成主体域外论元(域外化)，此时，“主体在语义上是特征的非积极承担者(受事(пациенс))。”(В. С. Храковский 1990: 161)正如 D.Dowty(1991)认为，对于被动态动词来讲，它们由使役动词派生而来，即被动态动词的词条是一种词汇规则的输出，它们属于词库中不同的词条，有着不同次语类化(即名词项的语义规定、语义角色不同)要求。因为被动态动词往往需一个补足语(他所称的补足语指题元名词——笔者注)即可满足，如果说使役及物动词对第二补足语的要求有强制性，则被动态动词对第二补足语的要求绝非强制性的(也有人将该第二补足语的角色处理为“隐含的施事”<J.Lyons 1977>——笔者注)，这是由外使因转化为内使因的一种要求和结果。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带-ся 反使役被动态动词与使役及物动词在语义蕴涵或题元结构蕴涵上可能不同：Ветер клонит судно / качает ветку——Судно / Ветка клонится / качается (на ветру), Портной погладил полотно——Это полотно (хорошо) гладится. 动词句子的语义结构相应由原来的主体积极行为事件转变为现在的事物或人的消极(结果)状态、性能，“主体题元角色可能相应变为受事、对象(涉事)、工具等。”(А. А. Холодович 1979:105)这样，总体语义内容虽有类比和关联，但语义实质却有了内涵、外延两方面不同程度的转化，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此外，如果跟量词逻辑名词短语结合起来看，带-ся 被动态动词句子中的主体可能获得原本没有的全称意义，产生另一种语义变化。徐烈炯(1995: 169)曾引用英文例句来说明这一点：被动句 Dams are built (by beavers). (原使役句为 Beavers built dams.) 表示的是“堤坎都是由海狸筑的”(原使役句表示的是海狸筑了一些堤坝)。王力(1954<上>)也曾指出：“句子‘我给每个人三个苹果’并不等于‘三个苹果(被)我给每个人’。”因为被动句子表明只有三个苹果，即全部苹果有三个，这是由被动句的主词一定是定指(全指或特指)规定着的。而使役句子表明：如果有三个对象，那就应该有九个苹果。Л. А. Новиков (1982), Ю. С. Степанов (1981), Ю. Д. Апресян (1974), И. А. Мельчук и др. (1984), N.Chomsky(1957)等也都指出过量词逻辑可能对该类动词句主体指称性能的影响。其中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Л. А. Новиков, И. А. Мельчук 还基于被动动词句“逻辑语义重心”的改变把派生的被动动词句当成“改说”(перифраза)，并赋予其独立词位(词项)的词汇性质，超越了语法层面的规定。E.Williams(1981)曾专门从构词的角度分析论元结构，探讨词法规则如何在构成新词项时改变论元结构。即使执行传统观点的 С. Н. Цейтлин(1977)，《80 年俄语语法》(第二卷: 384, 616)等也曾专门肯定过被动态动词的词汇本质，把词缀-ся 视为构词手段。而我们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被动态反使役动词是一些超结构的“语法原则”与有限的词汇和词法特征相互作用形成的，是语法原则实例化带来的词汇现象，而不是语法原则本身。用词库生成理论的观点来看，就是这类带-ся 动词的特性是在进入形式语法的运行轨道之前的

词汇库中规定好了的(独立)“词汇特点”。

应该承认, 基于题元结构的变异产生的这类动词词汇在俄语中相当普通, 所涉及的具体语义次类也极为丰富, 在此我们不打算穷举, 只援引若干例句加以展示: Орех такой твёрдый—никак не раскусится, Текст уже отредактировался, Подожд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омер не набрался, Сев задерживается (из-за дождя), Карандаши порастерялись, Пальто порвалось, Брат возбуждается (от вина), Листья рассыпались (от ветра), Занавеска коптится (дымом), Город покорялся (нами), Роман драматизировался, Капуста доквасилась, Сталь сварилась, Здоровье порасстроилось, Булавка притягивается (к магниту), Договор аннулируется, Раковина засорилась, Речь замедлилась,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не окупится, Люди затягиваются (в болото), Преступник задерживался (милиционером), Баржа тащится (за буксиром), Судно клонится (на ветру), Котлеты жарятся, Краска стёрлась со стены, Движение тормозилось, Трактора производятся (на заводе), Свод держится (на колоннах), Кожа умягчилась, Сено умялось, Ход поезда ускорился, Соломенная крыша проваливалась (под снегом)等。这样的被动态动词还有很多, 如: разбиться, воздвигаться,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литься, смыться, сушиться, снизиться, повиситься, излечиться, разрешаться, ломаться, затаиться, извиться, укрепляться等。另外, 像带-ся反身态动词 на(раз-)румяниться, пудриться, мыться, мылиться等在表示主动态的纯反身意义(关于纯反身型反使役动词详见 1.3.2)之外, 也都可能兼表被动态意义。

1.3.2 主动态反身意义动词也叫“非纯粹被动态反身动词”(не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звратный страдательный глагол)(Н. В. Перцов 2003), 它的题元结构变异主要表现为: 双题元变为单题元, 原来的客体受事题元变异为主体, 个别动词(如其中专表“感情反应”的一般反身意义动词)仍保留双题元不变, 但主体、客体题元的语义角色随之改变(关于这一点将另辟一节(见 1.3.3))。

及于他人、他物的行为动词转而表示的返及于行为者自身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意义叫作纯反身意义(В. С. Храковский 1990: 160)。派生出来的带-ся动词的唯一题元的语义角色由使役动词时的“受事”客体变异为“当事”、“行事”或“自事”主体等, 因而这种反身态动词表现的不是动作行为本身, 而是作为行为结果保留下来的主体的相应自发、非积极状态(возвратное спонта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例如: Старое—старится, молодое—растёт, Пчёлы роятся, Бельё стирается само собой, Воздух освежился само собой, Старуха молодится, Сердце бьётся, Кто вешаясь, кто сжигаясь, Давно вы бреетесь, Тесто пузырится, Голова замутилась, Шёл, шёл и упёрся в забор, Толстяк заслоняется рукой от удара, Он выпрямился и начал говорить, Нарыв / Пузырь сам прочкнулся, Мальчик мылится, Волосы у него кудрявятся, Наташа / Голова ушиблась / ударилась, Он остригся, Дети катятся на салазках с горы, Я теперь покоен: не терзаюсь, не мучусь, Марина одевается со вкусом, Он поранился о колючую проволоку, Смотри, не переутомись, Палец порезался о стекло, Мать расстрогалась до слёз, Ребенок замусолился, Больной свалился на диван, Отец удалился в отставку, Парень модно причесывался, Собака чешется。事实上, 纯反身主动态动词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 其他还有像: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держаться, начинаться, кончаться, прекратиться, тренироваться, поправляться, светиться(о глазах), обрываться(о дороге), вырезвиться等。许多表示人的身体运动方式的动词均应类属于它, 不过略有不同的是, 这样的反使役动词的主体题元的“受事”性质有所增强。例如, 表示“扑向”意义的反身态动词: обрушиться на прохожих, метаться на неприятеля, кидаться на шею(в объятия), бросаться на врага(на еду)等。又如表示“急欲奔向(摆脱)”意义的反身态动词: Конник устремился на мост, Крот врывался в землю / Матросы врываются в слободу, Максим стремится в комнату, Лебедь

рвется в облака, Они выбросились во двор, Разведчик выбрался на проезжую дорогу, Солдаты выбились на площадь 等。此外, подниматься, спускаться, опускаться 等表人、物自身运动的均应看作纯反身动词, 跟原来的使役动词相比, 它们的题元结构都大不相同。

在主动态反使役动词中还有转而表示主体某种性能或典型特征的, 原来的及物动词也将失去一个题元, 保留下来的主体题元其角色由“施事”变为“当事”、“行事”等: Собака кусается, Кошки царапаются, Корова бодается, Крапива жжётся.

1.3.3 表示感情使役的及物动词加上尾缀-ся 成为主动态一般反身动词后, 实际上词汇意义有变化: 前者突出的是施感者的行为或诱因, 后者突出的是受感者消极承受的情感变化。题元结构自然相应变异: 原来施感事件中的施事或施感者(即“人”)变成“客体”(感情针对的对象), 原来施感事件的“受事”客体变成“经事”、“自事”或“受感者”主体题元: *Петя удивил нас*——*Мы удивились Пете*. 由于深层次上是施感者的某种属性、做的某件事情让人产生某种感情反应, 所以这类动词的词义转变也可能具体化为这样的题元结构变异: 施感事件中的“诱因”或“刺激素”变为感情针对对象(区别于上一种), 客体受事变为主体感受者(也为“人”, 跟上面一种相同): *Приход / Не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ь Пети удивил / -ла нас* ——*Мы удивились приходу / не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Пети*. 类似的反身态动词有很多, 如 *веселиться, возмущаться, радоваться, восхищаться,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страшиться, рассердиться, тревожиться, утешиться, опечалиться, сконфузиться, успокоиться, стыдиться, смущаться* 等。这里的题元结构变异产生的语义变化还有几点值得一谈: 转化前后域内论元与域外论元相互转换; 用作及物使役动词时, 句子表现的实际上是两个事件, 一是“施感事件”, 二是“受感事件”(即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88,1998)中所谈的情感“客体事件”: 动词行为事件不是去谈主体, 而是反过来说明客体)。按 J.Grimshaw (1990)的说法, 从“时态阶层”看, “施感事件”在前, 而且此时描写重点的确在于这一“施感事件”。而主动态反使役动词句子只有一个非自主的受感事件或者主要谈的是这一消极的“受感事件”, 因而句子的重心转变为经受感情变化或影响的主体, 而不在于施感者的“时态阶层”, 即施感者先做的某件事或其拥有的特性。显然, 这更符合整体上的“感情反应”事件的语义实质。与此同时, 不能不看到, 正因为这类反使役动词的主体“受感者”多少承袭了来自“时态阶层”使役事件中“受事”(即“受感者”的原型)语义成分, 从而使这类一般反使役动词有些接近于前面提到的“非宾格动词”, 不过此时“施感者”很可能以“客体”方式存在于句子中, 这妨碍了它最终成为“非宾格动词”。

2. 动词转喻语义引申机制包含的题元结构变异

人类的思维、认知心理机制特性决定着动词转喻在词汇体系和语义机制中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正如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0: 296)所讲, “隐喻在广义上讲可以是转义的代名词。”汉语界一些观点也认为, “日常语言中, 人们经常用原因转指结果, 用手段转指行动等来进行基本的认知操作。”(沈家煊 1999)“隐喻等是语言通过指称关系与现实世界及非现实世界相联系的手段之一。”(伍谦先 1988: 8, 11)不论是隐喻还是换喻¹⁵, 落实到动词(句子)身上, 最为本质的东西就是, 本体上的现实行为由于掺进了认知概念化的内容,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可以选择动作事件的全貌或局部、可以选择或突出动作行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可以用非典型或典型意义方式表现动作行为、可以简单化或复杂化地表现动作行为、可以具体化或抽象化地反映某一动作特征、可以通过一个(一类)动作特征表现另一个(一类)动作特征等。所有这些打上了转喻烙印的动作情景表现方式归根结蒂都离不开概念结构与意像图式的转移, 又都是由语言的交际本质所规定着的, 是人、思想及语言表达之间相贯通和协调的产物。

转喻是动词词汇语义内部动态演化的方式和结果，而且动词转喻因其丰富的语义内容和区分特征，有着特定的便利条件，“词义特征越丰富、信息上越丰富、越不可分解，那么这一词的意义就越易于隐喻化。”(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0: 296)而这一认知—转喻机制具体到语言操作层面上就是借助动词语义特征不同的配置关系或分布方式，更具体些就是通过动词题元结构的变异来实现的，题元结构的变异支撑着动词转喻动态网络系统。不妨先举汉语研究中沈家煊(2000)的一个转喻例子来看看：句子“他们抢新郎”如果意思是抢人当女婿，“新郎”是“受事”，题元结构就应该为“施事—动作—受事”；如果意思为抢新郎的钱财，“新郎”是“夺事”，题元数目虽同样为两个，可其结构变异为“施事—动作—夺事”。而如果变成“他们抢新郎 500 元钱”这一句子，实际也有一定变化：“新郎”为“夺事”，但新增一个“受事”角色(500 元钱)，题元结构也相应不同。严格地讲，这里应该有三个不同的动词：“抢₁”、“抢₂”、“抢₃”。下面这些俄语句子中动词意义都是转喻的结果，较诸动词本义，动词的题元结构都有变异：*Мысли текут*；*Интерес остыл*；*Он скрипит по целым дням на скрипке*；*Сквозь её приветливость просвечивает холодность и принуждённость*；*Не бросай слова на ветер*；*Долина окуталась туманом*；*Мрачные мысли мои порассеялись*；*Слог писателя тяжелеет*；*Дело / Работа / Машина захромало / -ла(на обе ноги)*；*Тревога за сына стеснила её сердце*；*Он обрезал крестьян землёй*；*Звёзды вплотную усыпали всё небо*；*Эти слова пронзили меня*；*Правда глаза колет*；*Они порвали знакомство / связь противника с тылом* 等。跟前文第 1 部分讲的反使役动词相比，动词转喻关注的东西显然不一样。拿俄语动词 *палить* 来看，当它由使役动词 (*Горячее солнце палит лицо*)转而分别作自足用法 (*Лучи солнца палят*)和被动态用法 (*Гусь палится*<鹅被去毛>) 时，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动词的反使役语义关系及相关的题元结构变异，而且还有其形态—句法特征变化、词汇派生过程等。而当我们分析该动词用于整体的行为转表及于局部的行为 (*палить гуся*→*палить гусиные пухи*)或转表“刺痛、伤害”之义 (*Эти слова палили ему сердце*) 时，则关注的是其词汇转喻及相应的题元结构变异问题。

应该指出，如果说，前面“1”部分谈到的反使役动词主要是从词库到句法表达层这一派生过程，涉及的既有词汇语义，又有些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功能的话，那么“2”部分的动词转喻的相关研究则纯粹是从(词汇)认知语义功能方面来看问题，只涉及词汇引申意义中的题元结构变异，而且往往跟“形象化”的词汇语义派生有关。当然，动词转喻所涉及的题元结构变异的类型、方式(手段)也比反使役动词中要多，而且表现出来的语义变化也更加丰富、细致，须要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and 论证。

2.1 动作过程转喻动作结果所包含的题元结构变异

在这一大类中，动词本身表现的是动作行为的过程，但由于动词题元结构的变异转而表示各种动作结果意义，也就是说利用动作过程与动作结果在事理—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来换喻(借喻)，从而构成新义。它主要指两种情形：一是用动作作用或涉及的对象来代替动作成就的事物，二是用动作针对的空间容纳物来置换动作作用力涉及的事物本身，从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动词语义或动词转义现象。

首先，用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本身来借喻动作构成的结果。由于转义而来的词汇语义最终要通过获得的新事物表现出来。例如，在题元结构上动词原本要求的“对象”事物要变为“结果”事物，即由“受事”或“外部客体”变成“成事”或“内部客体”。所谓“外部客体”是行为开始时业已存在的事物，在受行为作用时会发生各种变化，包括改变(变形)、损毁、量的增减、空间位移等，“它一般经历与主体活动不同步的过程”(Е. В. Падучева 1996: 112)。而“内部客体”是行为开始时还没有，随着行为的进展、结束而逐步形成直至最终形成的事物，“它经历与主体活动同步的过程”(出处同

上)。因而前者是行为操作的对象，而后者是行为要成就或达成的目标。二者的更替显然规定了行为性质的改变和情景事件的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对立，O. M. Соколов(1980)，O. П. Ермакова (2002)等称这种特殊的反义词汇为对义词(лексики энантиосемантики)。该类物理行为的转喻可大致细分以下几个类别：

1)用“损毁”性质的过程行为转表“结果达成”性质的行为。例如：пилить дерево—пилить рамочку, сверлить доску—сверлить дырочку, долбить стену / камень—долбить прорубь, бить стекло—бить масло (из семечек), рубить лес—рубить избу, разбить бочки вина—разбить избу, выпахать землю(把地种贫瘠)—выпахать 10 гектар(耕出 10 公顷地来), вывести тараканов—вывести новую породу скота, вырыть землю—вырыть канаву, вырезать доску—вырезать фигурочку, выломать беседку(砸开、拆掉凉亭)—выломать каменные плиты(拆出石板)。

2)用“质料加工”过程行为转表“做成某物”这一结果行为。例如：вырубить мрамор / бревно—вырубить фигуру / пазы, готовить дичь—готовить обед, варить рыбу—варить уху, обжечь глиняный сырец—обжечь кирпичи, печь тесто—печь блины, точить дерево—точить шахматы(旋象棋子), ваять медь—ваять бюст。

3)用针对动作对象的行为本身来转表动作所成就的客体的形状。例如：подстричь волосы—подстричь кружок, подбрить бороду—подбрить веер, завязать галстук—завязать бабочку, копать песок—копать ямочку, вымять сено—вымять углубление(压出一个干草坑印来), подвалить бревно—подвалить треугольник(把木头堆放成三角形), выпилить доску—выпилить овал(把木块锯成一个椭圆), набивать траву—набивать тропинку(把草地踩踏出一条小道)。

其次，用涉及空间容物的笼统行为转喻装满容物的具体结果行为。动词的这种转义把一般的空间方位行为(往……里 / 上装……)变成有结果的行为(把……装满)，这也得益于动词句子结构上的变化(词序、题元名词的形态—句法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情景整体性解释”(холли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ситуации)或“完整效应”(holism effect)(J.Lyons 1977)。而这里更应该注意的是动词题元结构的变异所发挥的作用：рассовывать вещи по чемоданам(往箱子里塞东西)—рассовывать чемоданы вещами(往箱子里都塞满了东西)。原来表笼统行为事实的动词其题元结构中的“受事”(вещи)和“容器—方位”(по чемоданам)转表结果行为后，分别变成“材料—手段”(вещами)和“对事”(чемоданы)—所谓对事是指“不会因主体发出的针对自己的行为而发生变化的事物”，即“参与情景建构但又不经历变化的独特的外部客体。”(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88: 307)这里凸显了表示“容器”的角色题元，而语义角色跟动词的关系越密切就越凸显，相应的句法成分就离动词越近，这种“象似”关系在认知上的理据为：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显著；两样东西挨得越近，关系就越密切。这一类动词词汇转义在语言语义机制中有相当的概括性。举例如下：

переливать молоко в кувшин—переливать кувшин молоком,
рассаривать зерно по дороге / окурки по полу—рассаривать дорогу зерном / пол окурками,

набивать табак в трубку—набивать трубку табаком,

натрясти опилки на пол—натрясти пол опилками,

засыпать песок в лужу—засыпать лужу песком,

заливать бобы в мешок—заливать мешок бобами,

заложить зерно в амбар / книги на стол—заложить амбар зерном / стол книгами

складывать одежду в шкаф—складывать шкаф одеждой,

уставить книги на полку——уставить полку книгами,
расставлять товары на полку——расставлять полку товарами,
свалить картошку в погреб——свалить погреб картошкой,
завалить груды дерева во двор——завалить двор грудями дерева,
засадить цветы в клумбу(-е)——засадить клумбу цветами,
погрузить уголь на подвод / дрова на баржу ——погрузить подвод углем / баржу
дровами,
посыпать сахару в чашку——посыпать чашку сахаром.

2.2 用动作行为方式转喻各种动作本身或者动作事件本身¹⁶

2.2.1 通过对涉及客体的局部的行为方式转指涉及客体整体的动作行为，即通过行为所涉及的事物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相关性来转喻不同的动作，在这里也就是换喻或提喻(синекдоха)。转喻时动词题元结构的变异表现为：直接接受动作行为的“局部”(部位)题元角色变成非直接接受动作作用的事物“整体”题元角色。本质上讲，这种转喻是把对动作行为的客观表现转化或上升为事实—过程，加入了语言表达者认知概念上的主观评定，对外在行为作了内在的认识和切分。而这些都基于干意义和外缘意义的不同关系带动，并通过题元结构的不同变异方式实现。分说如下：

1)涉及人或动物的局部的行为转指涉及其整体的行为。例如：кусать ногу——кусать девочку, царапать лицо——царапать ребёнка, подбрить щёку——подбрить мужа, лечить ногу——лечить раненого, толкать спину——толкать Петю, обуть сапоги——обуть ребёнка, трогать сердце——трогать каждого из нас, гладить голову——гладить собачку, забинтовать рану——забинтовать больного, обнимать талию——обнимать женщину, целовать щёки / в лоб——целовать бабушку.

2)涉及事物局部的行为转指涉及其整体的行为，这是用“行为的具体内容或方式”转喻“行为的抽象类别”。例如：припустить огонь——припустить лампочку, выбить пыль——выбить ковёр / одеяло, топить печь——топить помещение, точить резак——точить нож, отремонтировать двигатель——отремонтировать машину, штопать рукав——штопать свитер, подстроить струну——подстроить гитару, застегнуть рукав——застегнуть рубашку, завязать шнурки——завязать ботинки, расплескать верёвку——расплескать мешок, удлинить рукава——удлинить кофточку, полоть сорняки——полоть грядки, скрутить ручку——скрутить диафильм / пластинку, растворить ворота——растворить зал, развязать узел——развязать тук, вытрясти яблоки——вытрясти яблоню.

“用涉及事物部分的行为转喻涉及其整体的行为”还可以表现或变异为：用涉及实物客体的行为转喻涉及抽象客体的行为，这同样以动作方式与动作事件之间的转化关系为前提。前一种行为(方式)是后一种行为(事件)的物质内容，而后一种行为是前一种行为的事理—概念上的抽象或升华。例如：платить деньги——платить долг, открыть огонь——открыть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едсказать метель——предсказать погоду, играть Гамлета——играть роль, рисовать Ленина——рисовать портрет, набрать сирень——набрать букет 等。

顺带指出，也可能反过来用及于人、物整体的行为方式转喻及于其具体某一部位或其所拥有的(内部)事物的动作行为事件。例如：щупать кур——щупать яйца, доить корову——доить молоко, высасывать рану——высасывать кровь, выпить бутылку——выпить водку, грызть кость——грызть мясо, сосать кокос——сосать сок, выметать комнату——выметать мусор, надлупить яйцо——надлупить скорлупу, очистить грушу——очистить кожуру.

2.2.2 以动作方式转喻动作事件本身还可以具体化为用动作行为所相关的某一侧面(辅助的、外缘方面)来反映主干面,或者说动词语义重心由动作本身转移到其次语义成分上。一方面涉及动词语义成分的交替现象(主次更替、隐藏或凸显),另一方面动词在转喻表示不同的行为动作特征时,必然要在组合段上作出相应反应,其题元结构随之产生各种变异。根据认知隐喻的观点,词汇语义有基干(база)与侧面(профиль)两个组成部分,基干是这个词的概念结构部分或原发部分,而侧面所表现的是概念意义的区分特征部分,但在通过转喻对现实进行重新切分、组构时,侧面部分恰恰是特别的,往往被隐藏起来或突出出来,隐藏或突出的侧面不同,表达的动作意义即转喻意义相应也就不同,反映在动词的题元结构关系上,就是须要改变相应题元的语义性质或(和)增减某些题元义素。不难发现,动词词汇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这样的题元结构变异会十分复杂,须要作大量的研究,这里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来谈谈,同时也会谈到动词概念意义中的“基干”部分退居次要、成为区分性语义特征时所引起的题元结构和词义的变化。

广义“动作方式”这一区分性语义成分被凸显出来成为动词语义核心,意味着一个动词由原来的客观外在行为转而主要表现本为外缘部分的、跟行为方式有关的意义,是要从一个侧面以非基本的、非整体的结构方式来观察动作行为。这种认知概念框架上的变化要求语言层面上作相应调整:主题元语义角色发生改变;增加或凸显相关的行为方式语义要素;隐藏或淡化动词原来的行为基干意义。而新增进的广义动作行为方式语义成素主要包括:狭义方式(途径、手段)、目的、评价、方位(方向、处所)、时间、度量等,如此一来,这些方面的语义因素就成为转喻后的动词新的基干意义的支撑点,拿词汇交际成分的分切打个比方,就是方式语义成素跃为“陈说”,原有的动词基干意义退居次要,成为“背景”或“预设”成素。

主题元语义角色的改变引发的动词转喻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主体与动作方式的相关性,客体与动作方式的相关性。对于主体在题元结构中角色的变化而转喻产生新义这一点,可以通过广义上跟“吃”有关的一组动词来察看,它们是:есть, грызть, пить, глотать, питать, сосать等。而客体题元角色的变异引发的动词转喻可以从动词получить, потерять, доставлять, дать, вкушать, принять, найти, взять, держать, жевать等的新义中加以观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主、客体题元角色的转化或者说相关动词对其他题元角色的隐含有其心理现实的。这一心理现实不难证实:当人们在理解这类动词句子时,首先要根据主体或(和)客体跟动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去激活那个被隐含的语义角色,才能获得对这类句子的语义解释(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即动词的转喻意义。当一个名词项可能被激活的隐含题元角色超出一个,则产生不同的动词转喻意义。这也表明确定并判明题元角色变异是动词语言理解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至于新增进各种行为方式义素产生的题元结构变异和动词转喻,可以用对单一动词的多义项的专门分析来进行察看,这样的动词有поднять, покрыть, ходить, ударить, сжечь, выбить等。以上提出来的三方面内容具体展开如下:

首先来看本义表示跟“吃”有关的一组动词的主体角色题元的变异。

在*Дым* ест глаза(烟刺眼睛) / *Эта мысль* ела старика день и ночь(使……不安); *Любопытство* / *Совесть* грызёт меня; *Раскаяние* / *Тоска* гложет его; *Растение* пьёт много воды; *Пища* питает организм / *Дружба* питает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保养、滋养); *Тайное горе* сосёт моё сердце等句子中,主体题元在表达上由人或动物名词变成了抽象名词或非生物名词,而其语义角色也由施事转变成了其他不同角色。这一题元结构的变异使句子总体上相应由对行为动作的描写转而成为对事实一过程的观察,即这种过程是由语言运用者所认定、评断的,是人借助抽象的过程跟实体动作行为方式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来进行称名,同时就赋予了称名单位一种新的含义,即转义。其他方面,主体角色题元的变异

引发的动词转喻还常表现为由表人名词表示的施事语义角色跟用表物名词表示的自事或行事语义角色之间的交换，积极的动作行为从而转喻消极或中立化的动作行为，后者有些接近事物的性能：Старик звонил в колокол—Колокол звонил，Солдат бряцает / стучит шпорами—Шпоры бряцают / стучат，Она режет ножом—Нож режет，Строители подпирают потолок бревном—Бревно подпирает потолок，Мальчик гремит ключами—Ключи гремят，Люди ездили на машине—Машина ездит，Депутаты летают на самолёте—Самолёт летает 等。也可以用真正发出或经受某一动作的主体的行为方式来转喻这一事物所在的整体所经历的动作过程。例如：Ветки зеленеют—Дерево зеленеет，Розы расцветали—Кусты расцветали，Перья облезли—Птица облезла，Вода замёрзла—Речка замёрзла，Пятнышко отмылось—Рубашонка отмылась，Кофе убежало—Кофейник убежал，Вода кипит—Чайник кипит 等。

其次，通过客体角色题元的变异所形成的不同动作方式或动作性质来转喻动作事件。

在 получить результат，потерять терпение，доставлять хлопоты，дать вывод，вкусать счастье / славы，принять резолюцию，найти применение，взять отпуск，держат торговлю фруктами，жева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等动词句子中，动词右翼的客体题元在表达方式上由原来的具体表物名词变成了抽象名词，其语义角色由原来的受事变成抽象的语义角色。动词题元结构的这一变异反映在句子语义上的变化为：由原来的物理体力行为为转表各种抽象的理性行为——事实—过程，相应形成动词的转喻新义，而这些新义本质上讲同样是语言的运用者根据抽象行为与实体行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来派生动词词义——人的认知领域的概念系统把意象图式从源域(抽象域)复制到目标域(实体域)，即“我们存在和活动于这个世界的物理经验——感知环境、移动身体、实施和经受作用力等——我们由此形成一些基本的概念结构，并用这些概念结构来组织那些涉及更抽象的领域的思想。”(J.I.Saeed 2000: 308)这也是西方语言学家 R.W.Langacker, G.Lakoff 等所谓的“实体隐喻”。

最后，在一些典型的动词中，用动作行为方式转喻动作事件时有着自己很多具体的特点和内容，必须作全面细致的分析。下面选取动词 поднять 和 покрыть 作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动词 поднять 的 18 个义项中有 12 个义项¹⁷来自动词的转喻，主要采用的是 R.W.Langacker, G.Lakoff 等所称的“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手法(析略)。这些义项分别是：①Он поднимет это дело(担负得起)；②Мать подняла всех троих детей(抚养成人)；③Солдаты и поднимали целину(开荒)；④Известие подняло весь дом(惊动)；⑤Он поднял возню(引起忙乱)；⑥Его поднимут в чинах(提升)；⑦Успех поднял дух / настроение в частях(振奋精神 / 士气)；⑧Они подняли цены /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提高价格 / 劳动生产率)。⑨Мы стремимся поднять хозяйство(发展)；⑩Командир поднял коня с места(让马一起步就大跑起来)；⑪они подняли народ на борьбу(鼓动、发动)；⑫Его слова подняли моё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唤起回忆)。可将这些转喻义项分成 6 组：i) 使持续并发生有利变化(义项①③)；ii) 引发不利的变化(义项④⑤)；iii) 使朝向上、向有利方向变化(②⑥~⑧)；iv) 使趋向前方(⑨⑩)；v) 使趋向于某(不定)方向(某一事件)(⑪)；vi) 使出现(⑫)。该动词原来的题元结构为：施事—行为—受事，基本意义为：借助外力使客体脱离地面向上移动。其中包含的基干语义成素为：使产生纵向位移，而侧面的区分性语义特征为：移动轨迹——向上的方向；移动目的——使役主体的特定行为意向；移动方式——徒手或用其他工具；对行为的评价——正面、积极的行为。上述义项组别在语义特征和题元结构的重新组合和变化为：i) 与 ii) 中的基本语义特征“使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抽象、无形的上移，i) 的区分语义特征“移动目的”和“评价”都保留，但 ii) 中

“移动目的”消失、“评价”却变为负面、消极评价。另外，“移动方式”方面，i)内部有不同：其中①的方式为“抽象方式(能力、事件)”，而③为具体的工具。ii)中的行为方式均为“抽象方式”。动词题元结构相应变异为：①中施事与受事分别为主系事与从系事。③中可增加表示“工具”、“手段”的语义角色。④中施事变成“诱因”，受事变成“受感者”。⑤中施事变成当事，受事变成“内容”(抽象的事件内容)。相应动词获得的新的转义参见前面例句中的译文部分。接下来 iii)、iv)、v)义项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区分语义特征“(广义的)向上的方向”得以突出，只是各有细微不同：iii)组中真正的“向上”方向义素保持不变，而其他两组有变化；iv)变异为“向前”方向；v)变异为“不确定方向”(“趋向于要去做某一事情”)。另外，“移动目的”和“移动方式”义素在这些组别均保留下来，但“移动方式”有些变化：是指用抽象的思想或心智(理智)行为。“评价”方面，iii)、iv)中为正面、肯定的评价，但v)中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不确定。题元结构在iii)中相应变异为：受事变成“成事”或“结果”，因为这一客体在接受行为时一定要相应逐渐发生变化，最终成为有别于初始状态的新事物，而且动词本身由原来的“同质物理行为”变为抽象的“异质行为”集合，具体的新词义见例子中的译文。最后，在vi)组中基于语义成分“移动”变异为“使不在眼下的事物来到眼前”，边缘语义成分“移动轨迹”和“评价”消失，“移动目的”和“移动方式”这两个区分语义成分保留了下来，但是“方式”成分发生一定变化：只能是抽象的工具(思维—心智活动)。它的题元结构相应变化：施事变为“诱因”或“刺激素”，受事变为“对象”(心智客体)，它并不直接接受物理上的作用力。由此产生了动词新的意义(参见例句译文)。

动词 *покрыть* 的基本意义是“用某种东西把某物盖上或蒙上”。而该语义中的核心语义成素是“遮住某物”，外缘非基本的语义特征是：遮掩的工具——用专门的工具、材料或手上现成的东西；行为的目的——为了某物合用、顺应其用途；行为的结果或主、客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对象或客体处在遮盖物的下方或者在表层再也看不见，二者不剥离开；客体的特征——固定的一个平面事物；主体的特征——有生、意志活动体。该动词在词义派生过程中，上述诸语义特征有的凸显，有的消失或发生各种变化，题元结构相应变异：①布满、笼罩：*Зеленая плесень уже покрыла веткое дерево, Снег покрыл поля.* 在这一转喻中，只保留了动词的基于语义成素，其区别性语义特征“行为工具”、“行为目的”隐藏。另外，主体的特征有变化：有生变为无生。题元结构相应有了变化：主体题元由施事变为“行事”，“工具”或“材料”语义角色隐藏。②抵补，清偿：*покрыть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ь / расходы / грехи / проступки.* 显然，这里基于“相似性”转喻的是抽象行为，基于语义成素保留了下来，而区分性语义特征“行为结果”变成“使不想要的事物再也看不见、被清除掉”；“行为工具”变成专指“用主体的拥有物或主体所做的特定事情”；行为的“目的”改变为“要去除某物”；客体的特征变成“抽象事物”，不再是“具体的一个平面事物”。③隐瞒，包庇，掩饰：*покрыть вину /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ложью.* 这里区分性的语义成分“行为工具”变成主体所做的特定事件，而其行为目的、客体的特性这两个区分语义特征的变异与上面的转义②相近，但在语义特征“行为结果”上，是抽象的事物(属性)不让人发现，但这一事物(属性)客观上仍然存在(这使得它跟词义②相区别)。题元结构的变异表现为：受事变成“对事”。④走过若干长的路程：*Лыжник / Тележка покрыл / -ла двухкилометровую дистанцию в 10 минут.* 动词的基于语义特征“盖过某物”保留下来，但在有一定改变后才得以凸显：“(移动着)不断地盖过某物”，相应其外缘的区别特征“行为结果”也有变化：主体盖过客体后要跟它剥离开。主体的特性也有变化：一定是处于移动状态的人或交通工具。另外，区分性语义特征“行为工具”、“行为目的”被大大淡化甚至被抹杀掉。其题元结构的变异是：施事变成自事，而受事不复存在；四格补语表“度量”疏状意义。⑤(情感、声音)盖过、压过：*Оркестр покрыл шум толпы на площадке, Её любовь к другу покрыла ненависть к нему.* 这一转义表现的已经是“非自主”、“非意志”的抽象关系事件。这里动词的基于语义特征在保留并突出的前

提下，其次要的区别语义特征“行为工具”、“行为目的”都消失了，而且区分性语义特征“行为主体”与“客体”特性都有变化：主体转获“非生、非意志”特征，客体不再有“固定事物平面”特征，而转获“抽象事物”特性。此外，“行为结果”有很大改变：主体与客体事物、属性的此强彼弱、此长彼消。相应动词题元结构方面：主体、客体的角色分别由施事、受事变为关系行为事件中的“主系事”与“从系事”，并且“工具”语义角色不能出现。

3. 结束语

动词(句子)语义与题元密切关联，“题元结构就是词汇概念结构的存在的表现”(R.S.Jackendoff 1990)，而动词词汇各种方式的意义派生(转义、一词多义、词法形态派生词义等)是词汇语义体系中的一条基本法则，这条法则背后跟题元理论相关的就是题元结构的变异，从这一意义上讲，弄清题元结构变异理论本身就意味着是在朝着搞清楚词汇乃至句子语义演变机制这一本体目标迈进。具体研究中，本文借用西方转换生成语法和词库生成理论等的一些观点、方法，把非使成动词和转喻化的动词的意义模式所包含的题元结构变异现象作为论题，分别以 i)非宾格动词、自足用法动词、带-ся 反身动词和 ii)过程转喻结果动词、行为方式转喻动作事件的动词为主线对题元结构变异的语义功能、方式、手段和实质等进行了梳理和细微分析。通过对 i)类动词相关研究发现，它的语义演变不但跟词库的派生机制有关，而且跟词法形态和句法条件还有一定关系；通过对 ii)类动词的研究发现：它的语义演变所蕴含的认知心理机制跟名词项语义性质有一种内容和形态的关系，或者说题元结构的变异表现方式使动词转喻认知语义获得特殊的物质固化，它是从心理认知角度探讨动词意义变化的积极手段。在动词(句子)语义表现中研究题元结构的变异或者利用题元结构变异分析动词语义变化的实质，所关联的内容和原则、方法还有很多，而且其中一些触及了人类语言发展的共通机制，是语言共性的表现，因而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挖掘。

附注：

1 题元结构并不是动词才有，名词、副词等谓词同样拥有它。本文只选取动词作这方面的研究。

2 如果用结构的方式来描写意义关系，那么“词义的描写必类似于对句子意义的描写。”(参见 И. А. Мельчук и др. 1967)

3 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跟题元结构有层次上的不同：前者涉及了句法或词汇—句法层。但从语义实质上讲二者有共同的东西，因而有时出自描写技术上的考虑可有条件地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出现并用现象。

4 例如，通过动词使役结构的语义层次分析就可以观察到题元结构变异与动词(句)意义之间的关系。根据 R. S. Jackendoff (1990)的观点，使役动词的题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主题层(thematic tier)，另一个是动作行为层(action tier)。前者有关的函数是 Cause(致使)，Go(趋向)等；后者的主要函数是 Affect(影响)和 React(反作用)，它表达的是动作者与受力者(patient)之间的关系。一个事件或状态的表述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比如句子 The car hit the tree (车撞在树上)，其动词题元的层次分解为：

主题层—Go(车，<to>树)

动作层—Event Aff(车，树)

主题层上，车是主题(theme)，树是终位，题元结构表达“车去树所在的地点”。动作层上，车是行为者，树是受事，题元结构表达的是“车影响树”。显然，不同层次的题元结构代表的是不同的事件或客观事件的不同侧面(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相应各自句法方面的变化方式也就会各不相同，因而题元结构变异在意义变化、扩展上有极强的张力，记载着客观世况的典型特征在意义特征和性能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产生的集合体，同时也是人的逻辑思维和认知结构特性的反映。

5 孟琮、郑怀德等(1987)就曾提到过：题元结构的义类指派使我们能够得到恰当的语义对象，而把这

些语义对象联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对句子合法度的很好解释。

6 这类动词跟一般意义上的天然的不及物动词，像 *возникать*, *исчезать*, *хлипать*, *торчать*, *лезть*, *реветь*, *хромать*, *усыхать*, *дрыхать*, *дремать*, *дрябнуть*, *отдыхать*, *гудить* 等有本质上的不同。

7 它可以借助形态一句法手段获得反使役词义，但不过正如后文提到的，这种意义的词汇性质不断增强。

8 这指的是：要成为反使役动词就必须含广义使役意义，而要成为使役动词却没有这一限制或要求，含任何一种使役意义均可。

9 本文用的施事、受事、行事、当事、指事等题元语义角色参考了汉语界孟琮、郑怀德（1987）、郑定欧（1999）等，因篇幅关系及论题的侧重，其具体介绍和展开从略。

10 “域外论元”和“域内论元”是基于进入词汇句法层的题元，即论元跟动词述词形成的结构关系来讲的。处于这一意义结构体之外的主体论元叫域外论元 (external argument)，它通过主述关系跟动词和其他论元联系在一起。而处在中心语动词所属的结构体之内的客体论元叫域内论元 (internal argument)。(参见 E. Williams 1981)

11 句法上这一大类动词的非施事题元角色名词项原则上体现为句子的主语成分(其中下面的“自足用法”类动词有些不同，详见 1.2 部分)，从转换生成语法角度看，就是这一大类动词的域外论元在句法层面上都须要经过名词短语提升，将域内论元位置上原补语名词短语移入主语位置。名词短语之所以须提升，主要是因为这种动词无法给域内论元指派结构格位 (structural case)，而格理论规定名词短语一定要在浅层结构获得格位，所以这些域内论元名词短语须移到可获得格位的位置，即句子主语位。(参见 E. Williams 1981)

12 这里我们借用西方语言学中现成的、恰好能反映相关俄语语言现象的术语“非宾格动词”(也有称其为“非役格动词”的)，其界定见下文 1.1 之 1)。

13 当然，*бить* 的下列意义用法中还包含了动词转喻的问题，但那是另一个分析层面。这在后面“2”部分辟有专节讨论。另外，文中以下所用例句主要采自下列辞书：《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жегова》(Издание 18-ое) Под ред. Н.Ю.Шведовой, М., 1996;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И. Ожегов и Н.Ю.Шведова), М., Изд.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0;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глаголов», М., АСТ-ПРЕСС, 1999;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нца XX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8;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 А.П.Евгеньевой, М., Астрель АСТ, 2001; 《俄汉详解大词典》(四卷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4 这种认识只适用于像具有有限客体或唯一客体补语的那种动词，包含了西方题元理论中所称的“格吸纳”原则 (case-absorb-principle) (参见徐杰 1999)。例如，*сдать=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переживать=переживать горе*，*окончить=окончить обучение*，*снять=снять с должности* 等。

15 有的学者认为转喻包括隐喻和换喻，有的又分别把隐喻和换喻当成转喻。本文持前一种观点。

16 有关动词表示的动作方式、手段意义跟整个动词句子表示的动作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汉语动词句子的分析中看得很清楚。下面这些例子分别是用动词词义来表示句子所表事件得以实现的方法、手段和原因：“他扔我一个球”实际是“他用扔的手段给予我一个球”，“他抢我 200 元钱”是“他用抢的手段夺走我 200 元钱”；表句义事件得以实现的原因——“王冕死了父亲”实际是“王冕由于父亲的死而受损”，“他来了两个客户”则是“他由于有客户来而有所得”。

17 动词 *поднять* 的这些义项连同后面要分析的动词 *покрыть* 的诸义项借自 Н. Ю. Шведова 主编的《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жегова》(1996 年第 18 版)和黑龙江大学辞书所主编的四卷本《俄汉详解大词典》(1998 年)。

参考文献

[1] Апресян Ю. Д. 1974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М]. М.

- [2]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1988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М]. М.
- [3]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1990 Словарные статьи «Метафора» и «Метонимия»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Z]. М.
- [4]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1998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М]. М.
- [5] Ермакова О. П. 2002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энантиосемия как регулярное явление? [А] //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С]. М.
- [6] Мельчук И. А. и др. 1967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синтезе [А] // Проблемы кибернетики. Выпуск 19 [С]. М.
- [7] Мельчук И. А. и др. 1984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Вена.
- [8] Новиков Л. А. 1982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М.
- [9] Падучева Е. В. 1996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М.
- [10] Перцов Н. В. 2003 Возвратные страдательные формы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блемой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морфологии [J]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4.
- [11]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II) 1980 АН СССР. [М]. М.
- [12] Соколов О. М. 1980 Энантиосемия в кругу с межных явлений [J]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6.
- [13] Степанов Ю. С. 1981 Имена. Предика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 М.
- [14] Храковский В. С. 1990 Словарная статья «Залог»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Z]. М.
- [15] Холодович А. А. 1979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 Л.
- [16] Цейтлин С. Н. 1977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их синонимия [М]. М.
- [17] Щерба Л. В. 1974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Л.
- [18]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 [19] Dowty 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J] // Language. №3.
- [20] Grimshaw J.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 [21] Jackendoff R. S. 1990 Seman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 [22] Lyons J. 1977 Semantics [M]. Cambridge.
- [23] Saeed J. I. 2000 Seman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4] 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New York.
- [25] Williams E. 1981 Argument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J] //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 [26] 傅承德 1993 《词汇映射理论》评介 [J], 国外语言学, 第 1 期。
- [27] 孟琮、郑怀德等 1987 动词用法词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8] 沈家煊 1999 转指与转喻 [J], 当代语言学, 第 1 期。
- [29] 沈家煊 2000 句式与配价 [J], 中国语文, 第 4 期。
- [30] 徐杰 1999 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 [J], 当代语言学, 第 1 期。
- [31] 徐烈炯 1995 语义学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32] 王初明 1994 《可学得性与认知: 论元结构的习得》评价 [J], 国外语言学, 第 2 期。
- [33] 王力 1954 中国语法理论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 [34] 伍谦光 1988 语义学导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35] 张家骅 2000 语法·语义·语用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36] 郑定欧 1999 词汇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Theory of Actant Structure's Variation

Peng Yu-hai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an overall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study of actant structure's essence, which lies under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changes of discussative and metonymic verb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ctant theory, we try to find a new link-point of verb semantics and actant researches and set up theory of actant structure's variation within semantic mechanisms.

Key words: semantic mechanisms; actant structure; variational theory; discussative verbs; metonymic verbs

收稿日期: 2004-01-10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男, 四川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